

哲学与政治

上

阿·莫·德波林著

(内部发行)

B512.7
3/1

74
23728
1
01

哲 学 与 政 治

上

阿·莫·德波林著

李 光 謨 等 譯

出版者說明

这是阿·莫·德波林自己編选的文集，包括了他从1905到1960这五十五年間所发表的重要論文。196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特地为他的八十誕辰举行了庆祝会。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之一奥斯特罗維季揚諾夫在这次庆祝会上宣讀的祝詞，对德波林作了頌揚，強調德波林是“闡述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一位老战士”，他的一切活动“是同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所面临的社会政治任务經常联系的”云云。这个文集就是在这一年出版的。

德波林生于1881年，1903年参加布尔什維克，1907年起归附孟什維克，直到十月革命时才脫离。1928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到1930年間任《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編。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从1935年起到1963年逝世止，一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

三十年代初，德波林曾受到批判。德波林的錯誤是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其特点是哲学脫离政治，理論脫离实践，用歪曲了的黑格尔主义来代替唯物辯证法，把辯证法和認識論对置起来，把对立的統一性歪曲为对立的調和，否定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給托洛茨基主义提供方法論的武器。受批判的那些文章多数都已收入这个文集中，在批判中經常提到的《思想家列宁》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即《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和《革命辯证論者列宁》收編在本文集第四篇中，不过批判时常被提到的一些地方和原句現在都刪改了。

德波林在本书的序言中对他在五十五年中的哲学活动作了详细的自我吹嘘和辩解。现在，把他的这个文集翻译出版，分为上下两册，并将《思想家列宁》一书被删去的部分译出，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篇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文章。同馬赫主义的 斗争	21
一、立宪专制政体和这一矛盾的可能解决办法	21
二、革命与文化	28
三、論孟德維尔的倫理学和康德的“社会主义”	37
四、馬赫主义与馬克思主义	43
五、波格丹諾夫經驗一元論批判	56
六、辯证唯物主义与經驗符号論	66
七、辯证法的“摧毁者”	80
八、辯证唯物主义	88
第二篇 二十世紀初期資產階級反动思潮批判	117
一、欧洲的毁灭或帝国主义的胜利	117
二、修正主义的最新成就	140
三、資產階級哲学的危机和辯证唯物主义	167
第三篇 自然科学的哲学問題。同机械論者的斗争	181
一、哲学和辯证法的对象	181
二、唯物辯证法和自然科学	200
三、恩格斯和辯证法的自然观	230
四、恩格斯和生物学中的辯证法	273
五、同辯证法作斗争的机械論者	295
六、我們的分歧（科学哲学研究所討論会閉幕詞——1926年 5月18日）	332
七、紀念《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創刊五周年	379
八、討論会总结	390

第四篇 列宁和辩证唯物主义	417
一、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	417
二、列宁和现代物理学危机	456
三、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	484
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的认识问题	520
五、辩证论者列宁	549
六、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	578
七、哲学家列宁	665
第五篇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	700
一、十月革命和辩证唯物主义	700
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716
三、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	726
第六篇 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731
一、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731
二、科学和对未来的预见	792
三、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家”弗里茨·施特恩堡	797
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永久和平	811
附 录	817
一、《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中的一条边注	817
二、《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中关于物质的定义	818
三、《革命辩证论者列宁》一文中的两个片断	819
四、《革命辩证论者列宁》一文中被删的第二节—— 对立面的同一	819
五、列宁和现代	829
人名索引	856

序 言

历史是活在人民的记忆中的。有的人确信既往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复存留。但这种看法并不对，因为不论我们离开过去有多么远，过去的历史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遗著难道不是我们苏维埃文学的机体的一部分吗？马克思和恩格斯难道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吗？列宁难道不是指导我们今天一切精神活动和实际工作的活着的领袖吗？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被遗忘的过去复活过来，指出过去历史上的“事件和时刻”，指出历史上的成败；但这一切只是为了使新的一代人能够把过去的成果应用于今天，能够考虑和运用过去的成功经验，避免重犯往日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时刻起，就遭到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和政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等的极其仇视的对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也起了腐蚀的作用。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爱·伯恩施坦就曾公然出面反对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既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西欧的修正主义也曾影响到俄国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干部。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派别，它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抄袭了一些东西用来——按照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论证”资本主义。彼·司徒卢威就宣扬“去向资本主义领教”。同一时期采取机会主义观点的还有“经济派”，这是社会民主派内的一部分人，他们在理论上附和着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领导着反对所有这些流派的是弗·伊·列宁，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

列宁的《火星报》的出版和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具有轉折性意义的事件。在1902—1903年期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中掀起了蓬蓬勃勃的运动（工人的罢工、政治性示威，农民在哈尔科夫、波尔塔瓦、薩拉托夫等州的起义）。

自由资产阶级也开始組織起来，建立了秘密的刊物《解放》杂志（它的主編就是当时已远从“合法的”馬克思主义向右轉的司徒卢威），召开了代表會議，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同专制制度調和的方針。在思想領域內，资产阶级的政論家开始向馬克思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当时曾出版了許多书籍、发表了許多文章反对馬克思主义。在190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唯心主义問題》的文集，这是一本道地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百科全书。《唯心主义問題》乃是七年以后出版的《路标》文集的雛型。《路标》文集（1909年出版）最終地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轉向反革命陣营。列宁写道，路标派交給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大量武器，以便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政治思想斗争”，“草拟了一整套哲学、宗教、政治、政論等問題的百科全书，对整个解放运动，对俄国民主派的全部历史都做了评价”^①。

俄国革命运动所遭到的困难，特别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失败，不可能不在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不坚定分子中引起一定的动摇，尤其是因为社会民主运动正处于新兴阶段，而干部的理论修养还很薄弱。

在当时，亚·亚·波格丹諾夫是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想的显赫代表人物之一。波格丹諾夫的著述活动始于十九世紀末，当时他发表了《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一书（1899年版），后来又发表了《从历史观点来看認識》（1901年版）。他的初期活动受了威·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論的影响。

第二期活动的标志就是建立經驗一元論的“体系”。波格丹諾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中文版第48頁，第16卷中文版第120頁。

夫这时处于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影响之下。就在第一次革命汹涌澎湃的岁月里他发表了三卷《經驗一元論》(1905—1906年版)。接着又发表了《一个哲学学派的历险記》(1908年版)和《偉大拜物教的沒落。信仰和科学》(1910年版)。

波格丹諾夫活动的第三个时期——所謂的組織形态学时期——始于1913年，即从作为整个經驗一元論的繼續和发展的《普遍地組織起来的科学》一书出版时开始。波格丹諾夫在所有这些著作中采取了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唯心主义立場。

从1907年到1909年，环绕在波格丹諾夫周围形成了一整个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流派。附和于这一派别的有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尤什凱維奇、別尔曼、瓦連廷諾夫等人。修正主义者們发表了好几种文集，如《现实主义世界观文集》(1904年版)，《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1908年版)，《集体主义哲学文集》(1909年版)。卢那察尔斯基同意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观点，提出了造神論的思想，企图把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同宗教揉和在一起。他发表了名叫《宗教与社会主义》的两卷著作(1909—1911年版)。

正是从这时开始，党内开始了辯证唯物主义者为了捍卫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最尖銳的斗争。在这场延續了若干年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列宁。

列宁的經典著作《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成了对唯心主义各种最新流派进行深刻、全面、富有內容的批判的典范。列宁揭露了在一部分不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当中流行的馬赫主义風气的反动作用。他捍卫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則，把唯物主义提高到适应現代科学水平的新阶段。

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辯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則的傾向展开斗争的年代里，本书作者也有幸参加了这一斗争。

本书第一篇包括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作者侨居国外时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几篇政論和宣傳文字，以及几篇批判各种色調的馬赫主义——經驗一元論、經驗符号論、經驗批判論——的

文章。

《立宪专制政体和这一矛盾的可能解决办法》一文的目的是向国外的讀者介紹俄国革命一个阶段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并试图对俄国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前景作出某种估計。

《馬赫主义与馬克思主义》一文，是1907年在日內瓦同波格丹諾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辯論会上我的一篇报告的文稿。辯論会上波格丹諾夫的論敌是普列汉諾夫，后者把自己的发言在日后印成了一本題为《战斗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militans»）的小册子。在第一篇中我还把《辯证唯物主义》列为一个专章，对这篇文章列宁在1909年曾作过摘要，并在書頁上作了若干批注。^①列宁的批注主要是涉及到个别問題的不确切的提法和艰澀的哲学語言方面。实质上列宁絲毫沒有責难我背离了馬克思主义。我在編輯本书的过程中当然考虑了列宁所提出的意見。

我在1908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辯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門》。可是这本书的出版却一直延擱了整整七年之久。在这些反动年代里很难在俄国为馬克思主义的書籍找到出版者。最后在1916年它由“生活与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入門》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涉及同馬赫主义的斗争的。

我的活动的下一阶段已經是苏維埃政权成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色就是思想斗争特別尖銳。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家不可能不经过战斗就让自己的地盘。必須指出，在新經濟政策的初始阶段（1921—1922年），由于資產階級分子在国内經濟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活跃，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各种資產階級流派也明显地加强了活动。

早在1919年，尼·亚·別尔嘉也夫就在莫斯科組織了所謂的“精神文化自由学院”，这个組織周围聚集了一些有名的叛徒和“路标派”領袖人物，如尼·別尔嘉也夫、斯·弗兰克、弗·斯捷彭、

① 見《列宁全集》第38卷中文版第537頁。——譯者注

勃·維舍斯拉夫采夫，以及不无名声的弗·伊万諾夫、亞·別萊依等人。这个学院除了開設“精神文化”史方面和宗教哲学的各种專門課程外，还进行了宗教唯心主义的宣傳，在綜合技术博物館举办公开講座，企图除在資產階級知識界外还在工人、紅軍和紅海軍軍人当中散播自己的影响。

在同一时期，彼得堡出現了一个“自由哲学协会”。从1919—1920年起，这里就愈来愈多地发表各种理論“著作”，继之更出版了定期刊物，以宣揚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1918—1921年期间，在莫斯科恢复出版了《思想和言語》年刊，聚集在这个刊物周圍的是施佩特、格尔申臧、萊·舍斯托夫这样一批唯心主义者。1922年由拉德洛夫和罗斯基主編出版了彼得堡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思想》的第一期，以后又出版了第二——三期。斯·弗兰克和亞·彼·卡尔薩文开始出版了主要探討“历史哲学”問題的著作，1922年出版了一本別尔嘉也夫、斯捷彭、弗兰克的文集《奧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和欧洲的沒落》。

这个集团的思想面貌完全由那个二十年来背叛、变节和瘋狂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傳統所决定，这一套在司徒卢威、弗兰克、別尔嘉也夫、格尔申臧这样一些路标派分子来說是富有經驗的。《路标》文集的全部内容未經任何重大修改就都在二十年代的路标派的作品中重新出現了。

用俄国思想在宗教方面的“独特”創造来对抗对俄国說来是“舶来的、異国的”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恰达也夫、霍米亚科夫、弗·索洛維約夫），把決定論排除于社会科学領域之外，否認理解历史过程的任何可能性，用神学的和目的論的妄謔胡說来代替社会科学，把神秘的直觉主义宣揚为深入历史过程的本质和統一性（指的是統一于“神”）的唯一方法，宣傳施本格勒的反动思想——外加一盘按路标派方式調制出来的宗教神秘論和俄国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大杂燴（直至以“消灭健全理智”作为有效的哲学思考的前提），所有这些，就是路标派思想家們所进行的反动宣傳

的主要方面。“任何稍經考虑的比較深刻的哲学体系必然將我們引向神的面前”——一小撮尚未彻底被击潰的資產階級理論家就用这样一个口号来宣布向无產階級世界观、向唯物主义、向科学的进攻。

二十年代初期，共产党人和思想戰綫工作者当中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思想动摇。这一事实也不足为怪：在敌对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日益加强的影响下，一部分理論干部的缺乏思想鍛煉就暴露出来了，他們不善于对付諸如弗洛伊德主义、馬赫主义、实证論这样一些“时髦”的流派。在瓦利雅什、萊斯納等人的著作中有着宣揚弗洛伊德主义的企图。

以后的事件表明，米宁派及其臭名昭著的口号“扔掉哲学”和“科学即哲学”或恩契曼派及其把社会現象归納入生物学的企图这样一些意識形态領域內的現象，都决非事出偶然。事实上，后来影响更为广泛的机械論流派所执行的，也正是同样一条消灭辯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呆板的經驗論的路綫。

机械論的和唯心主义的动摇也牵动了社会科学的領域。直到二十年代末，反对在社会科学領域內以波格丹諾夫的“普遍地組織起来的科学”为名复活馬赫主义的唯心哲学的斗争仍然还是一项迫切任务。布哈林和他的“均衡”論也是机械論的一个主要号角。

革命后的头几年，内战还在进行，对那些存心图謀扼杀苏維埃政权的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正展开殊死的搏斗，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干部自然只有把理論工作先擱置下来。人們責无旁貸地拿起武器来捍卫革命的成果。反革命势力一經击潰，建立理論干部的要求就立刻提上了日程。开始建設是在战火破坏后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着手的，干部缺乏，物資也不足。可是党决心搞好这项工作。当时成立了許多学校，諸如斯維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紅色教授学院、社会主义学院、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等；着手蒐集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和有关的文献，开始出版社会主义史、哲学、經濟学方面的論著，以及其他等等工作。

在这同时创办了一些理論刊物，其中就有《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份杂志的使命是领导同哲学战线上的唯心主义流派和修正主义流派的斗争。当时面临的一项工作就是清除积垢，即向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一切反革命的糟粕作斗争。但是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是宣传和进一步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这份杂志的创办以及它的编辑部的人选都是经过列宁同意的，列宁在这份杂志的1922年第3期上发表的《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亲自拟訂了杂志的工作规划。列宁在这篇綱領性文章中首先祝賀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联盟，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联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順利的共产主义建設”^①。

列宁写道，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喉舌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机关刊物，即应当坚决揭露和攻击一切現代“有学位的僧侶僕役”，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論的机关刊物”^②。列宁建議着手出版十八世紀法国的无神論的小册子。

除了同徹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联盟外，同样重要的是同現代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結成联盟。列宁指出，“……我們必須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論据，是无法对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一斗争，就不仅要成为一般的唯物主义者，而还要成为辯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辯证法組織系統的研究，即研究馬克思在他所写的《資本論》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辯证法。馬克思把这个辯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現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階級，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許多先进国家停滯和腐敗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階級日益奋起斗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版第198頁。

② 同上书，第200頁。

爭的事實，越來越鮮明地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①

接着，列寧號召雜誌的編輯和撰稿人仿效馬克思，根據馬克思怎樣運用他唯物地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的例子來研究辯證法。“依我看，《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的一些編輯和撰稿人應該形成一個獨特的‘黑格爾辯證法唯物主義之友協會’。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在用唯物主義觀點解釋黑格爾辯證法時，可以找到（只要他們善於去找，只要我們能學會幫助他們）自然科學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哲學問題的解答，而崇拜資產階級時髦的知識分子在這些哲學問題上却往往‘跌入’反動的泥坑。”②

同時列寧也指出了伴隨這一工作而出現的困難。列寧強調指出，“……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不免要犯一些錯誤。但是，只有什麼事也不干的人才不會犯錯誤。”③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也就是把實現列寧的綱領當作自己的任務的。編輯部在就列寧逝世致黨中央的信中寫道：“隨着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逝世，戰鬥唯物主義失去了自己公認的偉大領袖”。“我們失去了自己的領袖，可是我們掌握有他的命令和對我們的指示。為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為捍衛唯物主義而展開嚴肅、堅決的鬥爭——這就是我們對那些為我們的巨大損失而幸災樂禍的敵人的回答。”④

初期還不得不展開捍衛唯物主義的鬥爭。唯物主義的死敵——唯心主義——在蘇維埃政權成立最初年代里繼續對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學術界的一定階層特別是自然科學家發生着影響。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條件使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有可能深入知識分子的某些階層並用自己的思想體系來毒化他們的意識，這些條件蘊蓄着從思想上解除一部分黨內知識分子的武裝的危險。黨的領導

① 《列寧全集》第33卷中文版第204頁。

② 同上書，第204—205頁。

③ 同上書，第204頁。

④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4年第1期。

把捍卫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必要性提到了首位。

我国革命的头五年的特点还表现为捍卫唯物主义、反对各色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后者包括公开的资产阶级流派，以至党内的各种唯心主义倾向——他们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在这里充当先锋的又是波格丹诺夫，他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宣扬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的“无产阶级文化”、“科学的社会化”以及其他等等思想，是他的“组织形态学”的具体化，同时波格丹诺夫确是“勇气”十足地宣称马克思是有组织的科学的伟大先驱，即波格丹诺夫的先驱。

在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形成了新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由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流派打着“哲学”的旗号，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就有些左倾分子认为，否定一切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桩必要的、“革命的”事业。他们的出发点是：既然哲学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旗号，那末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取消”哲学。

这个流派是以米宁派著称的，因为米宁是这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尖兵。他写道，“哲学，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观、认识观的特有的、极其确定的概念。一切哲学，正像一切宗教一样，是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米宁还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肮脏的哲学衣衫！扔掉哲学！”

上述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是所谓的恩契曼主义，这个主义宣扬“新的生物学理论”，即“由于批判实证论正在复活”而要求彻底取消心理学的理论。恩契曼写道，“在我们发展自己的论点、粉碎旧的经典的时候，我们逐步了解到普列汉诺夫乃至恩格斯的著作中，以及一切纯粹剥削性质的哲学著作中关于物质和精神的问题的极度混乱”。世界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全是剥削者臆造出来的。恩契曼写道，“某种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必将陷

于毁灭，因为凭靠生物学的训练，邏輯的必要性就没有了，知識和思維也必将归于灭亡，只有哈哈大笑这种生理反应才会使人回想起愚弄过先进革命工人的无辜头脑的剝削者的辯证唯物主义。”^①

今天的讀者显然无法理解：这样荒謬的“观念”居然会成为辯证唯物主义者的严肃斗争的对象。可是原因在于恩契曼主义曾經受到过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衷心欢迎。有个时期“新生物学理論”的倡导者曾被当作一个新学說的創始人而享受荣誉。

萊斯納和瓦利雅什二人在意識形态和心理学的相互关系問題上曾經造成很大的混乱。他們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試圖用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主义)来偷換历史唯物主义。

此后的事件表明，上述各种傾向的特征是它們的粗鄙、对辯证法的无知和机械論的性质。这一情况也就使得所有这些傾向有可能在下一时期在一个綱領——机械唯物主义——下糾合在一起。1924—1925年期间，圍繞着伊·伊·斯捷巴諾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現代自然科学。論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一书展开了一場尖銳的論战。斯捷巴諾夫表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論点，把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一般結論等量齐观。季米里亚捷夫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宣称哲学是多余的东西，并且排斥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辯证法，标榜机械唯物主义。在这号旗帜下，所有原来的各派人物，直至波格丹諾夫派，都动員起来了。

机械論傾向的基本特征是否定辯证法，否定整个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米宁和恩契曼的“扔掉哲学”的口号)。1926年夏季在科学哲学研究所的討論会上对这种新的修正主义流派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集团不是清一色的，这是一个‘堆集物’，是由各种成分拼凑起来的‘机械的’結合体。这是由弗洛伊德主义者、新老馬赫主义者、公开和暗地的經驗論者和机械唯物主义者凑成的独特的集团。”团結在这个新綱領之下的有伊·波利切夫斯基

^① 恩契曼《“新生物学理論”的十八个論題》1920年版；《新生物学理論和馬克思主义》1923年版。

基、柳·阿克雪里罗得、阿·瓦利雅什、伊·斯捷巴諾夫、斯·謝姆柯夫斯基、阿·季米里亚捷夫、亞·波格丹諾夫和弗·薩拉比揚諾夫。所有這些人都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把它貶視為“新黑格爾主義的”“哲學”派別（如波利切夫斯基），“反動”派別（如伊·斯捷巴諾夫），“煩瑣”派別（如斯·謝姆柯夫斯基），“德波林”派別（如季米里亚捷夫）等等。

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曾經通過了如下的決議：

“必須有組織地抵制有資產階級情緒和修正主義情緒的教授的影響、首先是对青年學生的影響，為了同這一工作密切配合，應該比目前更突出地提出活躍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工作的任務，把社會主義學院變為這項工作的中心，擴大它的活動範圍，使它不限於社會知識的領域。社會主義學院應該在自己的工作中同其他各機構（高等學校、共產主義大學、各人民委員部等等）的科學研究工作密切聯繫，逐漸把自己變成統一一切科學研究工作的科學方法的中心。”^①在共產主義研究院章程（第3條）中明確規定，該院的任務中包括“為堅決在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貫徹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而鬥爭，並揭露唯心主義的殘余”。《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編輯部和下面就要談到的“戰鬥唯物辯證論者協會”，同共產主義研究院和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為了向唯心主義和各式各樣的歪曲論點展開鬥爭，為了執行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這篇綱領性文章中所作的指示，蘇維埃的哲學家們同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一起着手編印了《唯物主義叢書》和《無神論叢書》。唯物主義叢書中印行了霍爾巴赫的《自然體系》、《約翰·托蘭德選集》、《拉美特利選集》、《狄德羅選集》（兩卷集）、霍布斯作品集以及費爾巴哈作品集。無神論叢書中刊行了霍爾巴赫的《常識》、霍爾巴赫的《被揭穿的基督教》、梅葉的《遺書》兩卷、耐戎的《無神論士兵》、霍爾巴赫的《袖珍神學辭典》

^① 《蘇聯共產黨決議彙編》第二分冊，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312頁。